

<<温故（十五）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温故（十五）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63383009

10位ISBN编号：756338300X

出版时间：2009.3

出版时间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作者：刘瑞琳主编

页数：173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温故（十五）>>

内容概要

本期为《温故》辑刊第十五期。

《温故》是一种陆续出版的历史文化读物。

以今天的视角来追怀与审视过去，并为当下的生存与未来的发展提供一种参照，所谓“温故而知新”

。

内容大体包括以下三方面：对人类以往生存状态的追怀；对历史的审视与反思；对历史文化遗迹与遗留文本的重温。

<<温故（十五）>>

作者简介

<<温故（十五）>>

书籍目录

特稿 一位美国顾问在战时重庆的生活回眸 “四清”琐忆 当年“驴行”我在50年代的大学生活人物
翩翩才子偏命薄——毕倚虹的传奇 戢翼翘将军事略聚焦 胡适成蒋介石“诤友”的来龙去脉印象 跟陆
小曼学画 无常中的永恒——献给做书人严喆民 偶遇遇罗克文事 章丹枫、顾颉刚与《读书笔记》 断
鸿记记忆 与父亲的三次离别 大宅门里的舅父 嫁妆风物 回望县溪 关于“苏州船娘”文本 朱僊先生
的两则检讨 注释 整理 周楞伽与陈梦熊的通信留痕 胡适校长最后的题照与题字影像 北平表情：荷兰
女摄影师镜头里的民国世相

<<温故（十五）>>

章节摘录

插图：一位美国顾问在战时重庆的生活1938年，美国的密码破译专家赫伯特·雅德礼应中国军方的邀请，秘密来华传授密码破译技术，并主导破译日军密码电报的工作，历时两年，于1940年回国。

回国后，雅德礼出版了回忆录《民国密码战》（本书中文版即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），记述了自己在重庆工作生活的经历。

这里选刊的是书中的几则片段，文章题目为编者所加。

——编者绕道海防潜入中国我到达香港的那天，去汉口的飞机就停航了，因为汉口的沦陷已迫在眉睫。

与此同时，日本人正逼近广东，挤压由英国人控制的九龙。

若说英国人紧张的话，我比他们更紧张。

按原定计划，我应该先飞去见“我们的领袖”蒋总司令，然后去长沙建立谍报总部——这本是中国情报之父戴笠的原意。

他的名字像一些部落神明一样属于禁忌，所以我们以“刀斧手”的代号称呼他。

日本人的占领和轰炸，迫使我们改变了原定计划。

林帆（陪同的中国军方翻译——编按）通过中方地下机构的无线电，与“刀斧手”取得了联系，之后便宣布，我们将在三小时后乘“法属印度支那号”轮船出发前往海防（越南的一个城市——编按）。

我本来就很不安，因为我用的是假名，随身隐藏武器，又带着三箱有关间谍活动、密码和解密的资料，非常害怕被捕。

去海防却让我更加惶恐。

万一真的被捕，这些罪名的刑期相加，无疑要超过我的寿命。

乘船去海防等于去招惹日本军舰，自取灭亡。

日本人很有可能登上我们的货船。

真那样的话，那我就完了：我不仅使用假名，还带着假护照。

林为这次行动准备好了所需的假文件：一本贺伯特·奥思本的护照，一份已注射霍乱和天花疫苗的医疗证明。

医疗证明上的日期是十天前的日子，这是进入印度支那的必要条件。

我确实打过这些防疫针，而林却从来没有注射过，也不打算注射。

不过，在战争时期，这只能算个小小的风险罢了。

天黑后我们溜上了货轮。

旅途当中日本军舰为了炮轰中国的一个小港口，几次命令我们的货轮停驶，除此之外，我们去海防的航程可谓平静无事。

但是那几次停驶都让我觉得像是过了一辈子。

每次我都屏着呼吸，直至日本军舰驶离，才透一口气。

到海防后，“刀斧手”的便衣特工和我们接上了头，且一路行贿，让我们过了海关。

我的假护照没有被发现，我可以放松一下了。

过中国边境时，假护照是不会出问题的。

事实也证明我的预见是正确的。

但是，我们是在等了三天之后，才赶上去昆明的窄轨火车，因为火车每周才开两班。

被迫停留期间，无所不能的“刀斧手”的下属非常周到地给我们提供了娱乐消遣。

他们带我们去了一个可以跳舞的低级酒吧，不断地让我们喝香槟。

在那儿，我和一个黑牙齿的美丽安南舞女一起尽兴地跳舞，一直玩到凌晨2点。

“刀斧手”在海防的军统便衣特工帮了大忙。

到昆明后，又有一个便衣特工出来帮忙了。

虽然去重庆的飞机票一个月前已订满了，他还是给我们在一架运输机上弄到了座位，那架飞机满载着五加仑一听的高性能汽油。

飞行员是一个叫伍兹的美国人，在中国已经飞了六年了，在这一带声名远扬。

<<温故(十五)>>

在去重庆途中，他把飞机交给副驾驶操纵，和我谈了半小时。

他非常小心地避免询问我的情况。

对此我感到很高兴，因为我不想向他撒谎。

在避免探听别人事情这方面，在东方的外国人与在西方时没什么区别，相互间不问私人问题。

但有些事情是不言自明的，除了政治活动或犯罪活动的需要，还有什么事情能驱使我这种白人这时跑去重庆呢？

伍兹出于好意，提出将我安置到泊在重庆江面的美国炮艇上，因为那里已没有别的地方适合居住了。

我告诉他，这些事一概由我的翻译处理，他听了，也就不再说什么了，并换了个话题。

一路上，飞机都在云上飞行。

中国的真面貌我是一概没有窥到。

最后，我们奇迹般地穿出云层，在长江当中的一个沙洲上降落。

在小岛北面是嘉陵江和长江交汇处，两河围成了一个地势崎岖的三角地带，重庆市就建在这片土地上

。鳞状的淤泥、竹造的小屋、低矮阴暗的石头房子零星散布在四周，眼前的这一派景象真令人沮丧，我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，觉得未来的一切，将是充满邪恶。

行至市区时，我的抑郁心情还是无以驱散。

一条小舢板把我们载到一个峭壁脚下，上岸后，我们坐上滑竿，沿着峭壁，上了三百级台阶。

台阶尽头处，是一条泥泞的街道，一辆汽车等着我们。

车子顺着一条狭窄弯曲、布满黄包车的公路，穿过城市的西门，来到一幢四层的小公寓楼前。

公寓坐落在重庆市的北界，可以俯瞰嘉陵江。

在重庆戴笠住所落脚我的办公室和供我居住用的几个房间，都在公寓楼的三楼。

这房子感觉像是“刀斧手”在重庆的藏匿处。

他在每一个城市都有一处这样的房子。

林很自豪地向我展示了卫生间。

在人口超过一百万的重庆市，这样的卫生间不超过六个，属稀罕之物。

一个男听差给我们递上了热毛巾和两杯滚烫的水。

我以为那杯热水是用来洗手指的（西方人没有喝热开水的习惯——译注），刚要伸进去，却看到林用热毛巾擦了脸，并把那杯烫水一口喝了下去。

见我诧异，林解释说，喝生水是很危险的，只能喝从长嘴茶壶里倒出来的水，因为那是煮开过的。

我说我情愿喝苏格兰威士忌，甚至可以不加冰或凉水，而且是对着瓶口直接喝。

两个便衣工作人员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。

我们坐在没有靠背的凳子上，围着圆桌用筷子吃。

我被安排坐在了传统的上座，这是一个正对着门的座位。

所以，任何敌人都休想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地袭击我。

晚饭上了无数道的菜，大部分的菜，我都搞不懂是什么。

这顿饭吃了数小时。

吃饭过程中，我们举着盛着热腾腾黄酒的小酒杯相互敬酒，说着“干杯”，即喝光的意思，把酒一口干掉，并互相亮出杯膳。

经过长时间一轮轮的敬酒，三个中国人的黄脸变成了红色。

而我，也并不觉得很爽。

“这顿饭要吃多久？”

“我最后逼问林。”

“我们的贵客要吃多久就吃多久。”

“那么，”我说，“贵客想睡觉了。”

他怎样才能结束这顿饭呢？

“站起来就可以了。”

“林说。”

<<温故（十五）>>

我努力站了起来，客人们也都成功地站起来。

他们向我鞠躬，拿上帽子和大衣，再次鞠躬，然后才离开。

对于中国的这种习俗，我必须稍作解释：客人离开时，总是非常地干脆利落，就像赛场上的拳手，没有冗长和令人厌烦的告别仪式。

尽管我喝得尽兴，客人的离开也让我很开心，但上床时，我还是忧心忡忡、情绪低落。

这套公寓里冷得刺骨，连酒精都无法将寒冷长久驱散。

我的窗外，是一个黑暗、拥挤、浓雾弥漫的城市，里头住着一百万黄种人，他们行为奇异，内心的想法无法为我所知。

虽然“重庆”的意思是天堂（作者对中文的理解显然有误——译者），但是我宁可住在同样拥挤的印第安纳州的沃辛顿，即使那里不叫什么天堂。

早晨也好不到哪里去。

天又冷又湿，在铺了薄棉垫的硬竹床上睡了一晚后，我浑身的骨头都在疼。

到处没有一点热气，穿上外套了我还觉得冷。

林不知道在哪里，厨子去了菜市场。

男听差没弄明自我的手势，没给我送来吃的，却送来一瓶威士忌。

那着实让我乐了一会儿。

但是我很饿，又不敢出去找吃的，因为根本不知道自己置身何处。

我和男听差们根本无法交流。

我从墙上取下一张重庆的小地图，示意他们跟着。

我指指地图，然后指指大门上写的中文地址。

两个驻守的警卫也加入到这个游戏当中来。

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明白我的意思，其实我是希望他们告诉我公寓在地图上的位置。

没办法，我只好尽最大努力，把门牌上的中文字画了下来，然后走向大街。

两个门卫跟在我的后面，摇着头示意我回去。

我不管，照旧待在外面，抽着烟。

当我把没抽完的香烟弹到街上时，一个半裸的黄包车苦力，像飞起来的鱼一样，一把将烟头抢到手里，脚步丝毫不乱。

我又点了几支烟弹出去，并且每次都暗中跟自己下赌，看他们抢烟头的速度到底能有多快。

我数到的最快纪录是五秒钟。

这时，头号男听差把我叫了进去，并把我介绍给一个穿蓝布长袍的漂亮中国女孩。

女孩向我行了个礼，然后用半生不熟的英文告诉我，她和叔叔以及其他亲戚住在隔壁。

她说，可以让她的阿妈给我准备早饭，或者她亲自到我顶楼的厨房给我煮几只蛋。

出于客气，我请求她不必如此麻烦了。

没想到我大大失策了，因为她再不提到她家吃早饭的建议。

她帮我把公寓的位置在地图上标了出来，陪我到街上叫了辆黄包车。

她把要去的地方告诉了车夫，并提醒我说，坐一趟车，单程不要付超过三毛钱车资。

随后，黄包车便朝着城边一个肮脏的茶馆奔去。

保镖们不顾我的抗议，一路跟在车后。

在茶馆里，我就着茶，吃着蘸上黑胡椒的鸭肝当早餐。

两个保镖生气地在一旁看着我。

<<温故(十五)>>

编辑推荐

《温故(十五)》是由刘瑞琳主编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。

<<温故（十五）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